

魔鬼峡谷

〔英〕马因·李德 著

李月晨 金姬娜 陈志钧 译



魔鬼峡谷

〔英〕马因·李 德 著

李明晏 金娅娜 陈志钧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МАЙН РИД
МАРОНЫ

据 1958 年苏联国家儿童出版社
《马因·李德选集》第六卷 译

责任编辑：钱 晔
封面设计：姜 录

魔 鬼 峡 谷

Mogui Xigou

〔英〕马因·李 德 著
李明晏、金姬娜、陈志钧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 14/16·字数 295,000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6,203

统一书号：10093·570

定价：1.15 元

内 容 简 介

座落在牙买加岛上的“山中憩园”庄园主沃冈先生的穷侄子黑伯特和芒泰古堡砦的年轻主人斯米齐，同船来到“山中憩园”。老沃冈觊觎芒泰古堡砦的财产，准备把自己的女儿凯特嫁给斯米齐，可是，凯特却爱上了她的堂兄。黑伯特受到伯父的冷遇，一怒之下离开“山中憩园”，走进森林。偶然机缘，他被“幸福谷地”畜牧场主奴隶贩子杰休伦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收留。杰休伦为谋取“山中憩园”的财产，伙同巫师查克尔害死了老沃冈，然而他们自己也葬身于魔鬼峡谷，得到了应得的下场。黑伯特在“马龙人”年轻的首领库比纳的协助下，救出了情人凯特，重建了“山中憩园”。



序幕 泉水之岛

我这个无处栖身的漂泊者，在沿着西印度群岛的海岸流浪时，偶然间飘流到牙买加岛西北部沿海地区的蒙特哥贝海湾。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半圆形的雄伟壮观的海岸。那绵亘在岸边的座座高山，浓荫覆盖，宛如绿色的弯月。一个城市就座落在这弯弯的月儿之中。在棕榈、芭蕉、柠檬、番木瓜、蓖麻和桑树的叶子交织成的绿荫中，一面面洁白的墙壁和一扇扇百叶窗闪着令人神怡的白光。山坡上的甘蔗田，咖啡种植园和牧场上的一排排牲畜圈清晰可见。这些种植园主的房屋矗立在最显眼的地方，它们在橙子树丛浓荫的覆盖下，在香气四溢的牙买加胡椒树的环绕中，每一幢房屋的两侧都有带顶的外廊。

这幅画面上洋溢着如此静谧、安祥的气氛，若不是那一根根耸

立在海岸水平线上的高高船桅标志着蒙特哥贝是个海港的话，这座城市倒颇象个安静的村庄。那些细细的，犹如蜡烛一样笔直的桅杆总共不超过二十根。这为数不多的船桅和笼罩在海湾上面的深沉的寂静（我们的船是航行在这海面上唯一的一条船），表明这是个萧条的港口。

倘若我是在半个世纪之前来到这里，映入我眼帘的定将是另一幅景象。我会看见数百条云集在码头上和停泊在港湾的船只：有的刚刚开来，有的在驶向茫茫大海，有的则扬起船帆正欲启航，海湾里舢板和汽艇穿梭般地驶来驶去，海岸上人们东奔西走，——一句话，我瞧见的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繁荣的港口。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人心激奋的年代。为了争取独立，为了砸碎大西洋两岸成千上万的奴役的枷锁，那些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渴望着自由，追求解放的奴隶们发起了暴动，其势如同震撼大地的火山爆发，排山倒海，不可阻挡。当时，牙买加也同其它各地一样，正处于繁荣昌盛时期。但是，这个岛屿的兴盛很快就达到了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危机和衰落。可又有谁会为以奴隶为商品的贸易事业的破产而黯然神伤呢？人类倒是为此而欢呼雀跃啊！

我们的船渐渐驶近海岸，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岛上的一些物象，眼前的景色也愈来愈富有诱惑力。岸边和邻近田野上的一群群牲畜，穿着鲜艳夺目的衣服的人，色彩缤纷的热带植物，棕榈和番木瓜构成的笔直、匀称的图案——这所有的一切组成了一幅令人神往的图画。

但是，我的视线并没有久留在这幅画上。更为吸引我的是远处隐约可见的蔚蓝色的群峰。它们在蓝得耀眼的天空的衬托下，犹如朦朦胧胧的幻影，——我知道，这是屈来龙山。尽管我喜欢观赏大地上的这一道道壮观雄伟的线条，但诱惑我的并不是山脉。

对于领略过科迪勒拉山风光的我来说，蓝山山脉已无法引起我由衷的赞美。可是，这一带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虽然世上很少有人知晓，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故事所具有的吸引力，至少可以和那消失不见的蒙德苏马^①的教堂和秘鲁印加人^②毁成瓦砾的宫殿拥有的魅力相等。依我看来，在新大陆各个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再没有比牙买加马龙人^③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更能摄人魂魄的了。

任何一个酷爱自由、勇于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的人，都会真诚地赞扬那些勇敢无畏的黑人。正是这些黑色皮肤的人，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在长达二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同盘踞在牙买加的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眺望着屈来龙山，不禁想到了那些勇敢的“捕捉野猪的猎人。”^④他们在高山密林里安身立命。在那儿的芭蕉丛中，隐藏着他们的一座座茅舍。

在和平的日子里，黑人妈妈坐在罗望子树荫下，一面观望着孩子们的打猎游戏，一面讲述他们的黑人爸爸此时此刻在山林深处是如何追逐野猪的。在那里，快活的黑人们在宁静的热带傍晚，聚集在美丽如画的茅屋前面，听着科罗曼德族雄壮的战歌、厄包族悲伤的哀歌，或是如同在家乡刚果那样，在迷人的古姆鲍和麦里瓦的琴音伴奏下跳起舞来。在那里，一旦需要投入战斗，马龙人就挺身而出，创建丰功伟绩。在那些高山密林中，隐蔽着他们

① 蒙德苏马（约 1466—1520 年）——墨西哥阿兹台克族的世袭最高领导者，墨西哥境内印第安部落联盟的首领。西班牙人侵占墨西哥时期（1519—1521 年）蒙德苏马为西班牙侵略者俘获。1520 年被杀害。（俄译者注）

② 印加人——秘鲁（南美）地方的印第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十六世纪被西班牙人占领。（俄译者注）

③ 马龙人——马龙是西班牙语“马拉诺”，意即野猪。马龙人并不是奴隶，也不受社会文化的约束。他们是先前西班牙殖民者的黑奴的后裔，当英国侵入牙买加时逃到内地去的。他们从未与新来的殖民者媾和，出没于几乎不可进入的森林中，为逃跑的奴隶提供了现成的庇护所。（中译者注）

④ “捕捉野猪的猎人”——这是对马龙人的称呼。（俄译者注）

那独特的天然要塞，虽然敌军的人数是他们的十倍，可马龙人却英勇地保卫着这些堡垒。败军流下的血浸染了山中的每一条小径，黑奴们可歌可泣的战绩照亮了每一道峡谷。

啊，人们，你们不要再歌颂温泉关^①，不必再给威廉·退尔和格柳特利山谷^②唱赞美诗，为牙买加的马龙人致以深深的悼念吧！在牙买加的蓝山山脉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了长达二百年之久的黑人为数并不多，但在他们中间可以找到与斯巴达和瑞士的勇士们相媲美的英雄。他们那高贵的灵魂从未遭到卑屈的玷污。

当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这一非凡民族的回忆中时，我自然不能把视线从屈来龙群山上移开。而当我刚刚踏上牙买加的大地，就立即奔赴蓝山山脉，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所以欣然前往，不仅仅是为了追朔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是想知道，在马龙人屡建成功的高山峻岭中，是否还能找到这一卓越民族的后代。我没有失望，尽管在奴隶制度取缔之后，马龙人已同岛上的其它黑人混杂在一起，可在屈来龙群山中，他们并未被人遗忘。我遇见了许许多多马龙人的子孙，甚至有幸结识了一位真正的马龙人。他已年过七旬，白发斑斑，是那些伟大战役最早的参战者之一，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他曾是一名无所畏惧的勇士。

我望着他那依然令人肃然起敬的巨人般的体魄，自然会相信，他在昔日定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创建了丰功伟绩。“在那遥远的过去，这位老人曾是一位何等伟大的英雄啊！”我情不自禁地想道。

① 温泉关（德摩比利隘口）——连结希腊北部与中部的山隘。纪元前480年斯巴达王李奥倪大指挥下的希腊军队英勇地保卫了温泉关。温泉关大战是古希腊人为独立而斗争的辉煌事迹。（俄译者注）

② 威廉·退尔——这是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解放战争时代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1307年瑞士各个州的人民代表聚集在格柳特利山谷，成立了反对奥地利封建暴君统治的联盟。（俄译者注）

至于我和这位不平凡的老人是如何成为知己的详细情节，就不在此浪费笔墨了。我成了他那座山中茅屋里深受欢迎的客人，在那我听到了不少昔日的传说。老人的故事不仅深深感染了我，也令他激动不已。他不仅给我讲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还给我详细地叙述了那个古老的传说。现在，我就把这个传说写出来。如果它还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话，那么这个功劳就不能归于我，而应属于这位值得尊敬的马龙人奎克。

第一章 “山中憩园”庄园

泉水之岛上最富庶的甘蔗种植园属于“山中憩园”庄园。这片种植园距蒙特哥贝海湾十英里，位于两条坡度不大的山脉之间的宽阔盆地里。这两座山渐渐升高，平行伸延有一英里多，陡然间又溶为一体向高处奔去。在它们的会合点形成了一座高山——庄园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芬芳的牙买加胡椒树光滑的叶子几乎把山坡染成一片碧绿，座座小树林和簇簇灌木丛遍布山脚，一条条欢快的小溪在这里蜿蜒流淌。

庄园主的府邸座落在山麓傍，正好位于这两条山脉的汇合点。看来，这块自然形成的高于盆地几英尺的平坦空地深深地吸引了建筑师。这栋楼房与类似的建筑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一幢典型的牙买加种植园主的住宅。第一层由石头砌成；第二层——也就是最后一层——是普通的木制建筑，房顶由板条铺成。上层后面和两侧的墙壁实际上不能算做墙，因为这里几乎全是一扇扇百叶窗。这栋房子因此颇象个笼子，但室内却凉爽宜人，对热带气候来说这一点可非同小可。

宽大的露天楼梯的台阶是石头的，铁栏杆十分坚固，它直接通向二楼，因为一楼里全是一些仓库和各种各样的公事房间。楼梯上的门直接通向十字形的大厅。这个大厅纵横穿过整个楼房。扇扇百叶窗使新鲜空气通行无阻，又能遮挡刺目的阳光。在热带地区，这种耀眼的光线同酷热一样令人难以忍受。由当地的硬质品种木头铺成的地板，每天都进行一番认真的洗刷，它上面没铺地毯，这更有利于保持室内的清爽气息。

宽敞的大厅是整个楼房的主要房间。它既是餐厅又是客厅。食品橱和小衣柜同卧榻、安乐椅、土耳其式沙发并排而立，天花板上悬挂着美丽的枝形吊灯。拐角上的几间屋子用做卧室，那里同样有流通新鲜空气和阻挡炎炎阳光的百叶窗。

山中憩园就如同任何一座牙买加的城郊别墅，其外观装饰同内部布置的不协调，十分引人注目。楼房建筑看来粗糙，甚至不够牢固。但是，正是这种不用贵重、坚固材料的建筑恰恰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而室内装饰却相当豪华：一张张珍贵木料做成的油光锃亮的大桌子、刻有艺术花纹的酒柜、闪光耀眼的银器和晶莹透明的水晶装饰品、美观精巧的沙发、安乐椅、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和烛台——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牙买加种植园主房子外观的寒酸简陋，仅仅局限在四面墙壁之外。套子平庸无奇，可里面的东西却是珍品。

尽管如此，房屋的外观依然具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威力，楼房的正面十分开阔，白得耀眼的墙壁中间的一扇扇百叶窗，闪着深绿色的光亮，构成了强烈的彩色对比。一条石头楼梯在远处浓荫覆盖的高山衬托下，显得画意十足。美丽的林荫路从门前向远处伸延整整一英里，两旁耸立着罗望子和椰子树，——这一切使这幢楼房如同宫殿一般，显得宏伟庄严。这种气派就是在近处观望也不减弱。楼房周围是一座大花园，它几乎伸展到山脚下，由高大的石头围墙将它同山隔开。

在这幅风景画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座山。它并非高得惊人，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有与它同等高度的山峦。而在遥遥的远方则是一片高耸入云的群山。在那里，遐迩闻名的蓝峰隐约可见，它高于周围的山峰几百英尺。这山所以能成为众人注视之地，也不是因为它是一座孤山。相反，它不过是这道长长的山岭中的一条支脉，一个个隘口一般又深又窄的山谷纵横交错。它高于加勒比

海面几千米，以牙买加蓝山的名称闻名于世。整个岛屿遍地是地壳的巨大皱褶，所以牙买加岛的地面高低不平，蜿蜒起伏，犹如隆起一根根叶脉的甘蓝菜叶一样。对它来说，“群山之岛”这一名称要比古老的印第安称呼“泉水之岛”更为合适。

上面说到的那座山只高于海面两千英尺，但轮廓的精巧分明，山峰的美丽形状，使它鹤立鸡群，十分惹人注目。倘若从下面仰望这座山，它是一个精确的圆锥体，在距顶峰大约五十码远的地方几乎变成垂直形状，在顶峰陡然间形成了一块直径约五十英尺的平坦的四方形。总的来说，这片横断的顶峰，颇有些象墨西哥著名的科弗尔·基·珀罗特山。

这座山上布满了茂密的原始大森林，尤其在谷地的山坡上更是浓荫覆盖。唯有山的顶端没有树木，宛如圣芳济派修女^①的脑袋。这个形状如大箱子的四方形顶峰，这块光秃的山岩，似乎把盘结在山脚下的绿色巨人拒之门外。一些树木巨大的树枝向山峰伸延而去，犹如一只只手臂，似乎是要把山峰窒息，又象是和它拥抱。唯有一棵树登到了要塞壁障一般陡峭的山顶。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一株名贵、高雅的槟榔。它屹立在平坦的山巅，骄傲地摇曳着羽状的树叶，宛如一面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它所占领的堡垒的塔尖之上。在为这座山戴上桂冠的岩石上，是一片奇异的景象。它的表面上尽管布满道道裂缝，但在灿灿的阳光、溶溶的月色下，它如同一副金属铠甲，闪着幽暗的光泽。

山谷的居民称这个山峰为尤姆博悬崖。这一名字源于他们古老的迷信传说。虽然这座山近在咫尺，虽然沿着林中小径只需一小时就能攀登顶峰，但在这一地带，任何一个黑人也不敢只身独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居民的话——对于尤姆

^① 圣芳济派修女——指十三世纪初期西欧创立的天主教苦修会的修女。（中译者注）

博悬崖并不比琴博腊索死火山^①更为熟知。

我这里讲述的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在那个时候，这座悬崖所以令人恐怖，不单单是因为人们的迷信愚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变成了一座刑场，就其酷刑的惨无人道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罪孽。

这个平坦的山峰如同鲜血浸透的蒙德苏马的圣殿，变成了堆置人骨的祭坛。但是，这事并非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也不是出自残忍的阿兹台克族的祭司的手，而是欧洲人，是将非洲黑人做为祭坛供品的白人。本书所要详细叙述的故事，就是在黑暗的奴隶制横行的年代里发生在牙买加岛上的桩公案。

第二章 奥比教传教巫师

奴隶制取缔前的几年之间，广泛流传的奥比教在西印度群岛一带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惶惶不安的日子。奥比教传播遍地，几乎在牙买加每一座大庄园里都有这种阴森恐怖的教门的“传教士”。虽然，人们常常称呼这些巫师为“传教士”，但这一名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公开传播奥比教极其危险——若被白人发觉，必将遭到死刑的惩治。

这些神秘的巫师一般都是男人，而大多又是非洲出生的黑人，——他们通常都是处于暮年之时、相貌畸形的老人。丑陋的外表使他们从事这种罪恶活动时得心应手。他们占卜念咒，巫术医

① 琴博腊索——位于南美洲厄瓜多尔境内的死火山。（俄译者注）

病；他们蛊惑人心，似乎具有起死回生的神通。而愚昧的同胞们竟对他们深信不移，丝毫不怀疑“复活者”不过是处于晕厥状态，尽管这种昏迷同死亡一模一样，因为它是由巫师本人给受害者灌进形状如花叶芋的烈性毒药所引起的。

我不必详细讲述奥比教的秘密，实际上奥比教也毫无奇妙之处。在我所旅行过的地方，处处都能碰到这类迷信教门。虽然，这种教门主要是在未开化的民族之间流传，但在文明世界的黑暗角落里，也有它的足迹。“奥比教传教巫师”——这同北美印第安人的萨满、南美各国的“皮尤切”、好望角的“降雨者”、几内亚沿海一带的巫神，几乎就是一路货。总而言之，这类教门传教巫师的称呼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同未开化地区的称呼一模一样。

上面我已经提到，在每座大庄园的黑人奴隶之间都有自己的奥比教传教巫师，那么山中憩园当然不能例外。命运也赐给它一位奥比教传教巫师。准确说来，是命运用传教巫师惩罚了它。这是一个年老的科罗曼德族黑人。他叫查克尔。他靠自己的令人恐怖的凶残面孔，在奥比教徒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昔日的庄园主莫名其妙的暴亡，令人迷惑不解，大家早就怀疑是查克尔毒死了自己的老主人。不过，没有人为他感到悲痛，因为他是个残酷暴戾的奴隶主。而山中憩园现今的主人更不会觉得怜惜，因为他终于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庄园。

令他感到痛心的是另一件事情：自从他成了梦寐以求的庄园的主人之后，他最为器重的几名奴隶在极其荒诞的情况下猝然死亡，这显然是巫师查克尔下的毒手。于是，他被控告到法院。有三名法官对他进行了审判，这全都是当地的调解法官。这种法庭有权对奴隶判处死刑。庭长是被告的主人，种植园主洛弗图斯·沃冈，山中憩园的主人。

查克尔被指控“传播奥比教。”关于查克尔老主人的死亡，在审

判时只字未提。虽然，罪行证据并不十分确凿，但对法庭来说，却已铁证如山，查克尔被判处死刑。

令人奇怪的是，查克尔的主人——法庭庭长——对此案件最为关心。为了判处查克尔的死刑，他施展了全身的解数。应该指出，最初有一位法官曾为被告进行辩解，但同沃冈先生耳语一阵之后，就放弃了原先的意见，同意判处罪犯死刑。

人们谣传，洛弗图斯·沃冈的动机极其卑鄙。他并非出自铲除奥比教门的正义愿望。大家纷纷议论，查克尔掌握庄园主家族的秘密，是某件肮脏勾当的目睹者，——这桩丑闻极不光彩，凭这个黑人奴隶的口供就能使事情真相大白。人们都在怀疑，查克尔之所以丧失生命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并不是什么巫术。然而，不管事情究竟如何，他反正是被判了死刑。

这些法官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他们所采取的处决方法，同案件的审理一样，也是违犯法律的。它既别出新裁，又暴戾恣睢：用铁锁链把不幸的罪犯绑在尤姆博悬崖顶的槟榔树上，然后就置之不顾。

为何采取这种别开生面的死刑呢？为何对查克尔与对其他这类罪犯通常使用的处决方法不一样，不上绞架，也不用火烧死呢？答案极其简单。上面已经提到，奥比教的传播使整个牙买加都处于恐怖的颤栗之中。怪诞不经的死亡，不仅仅常常落到黑人奴隶的头上，就是白人奴隶主和他们的妻室，也常常难以摆脱猝亡的厄运。非洲的死神四处游荡，但却看不到他的踪影。必须给他的门徒们致命的一击。这是所有种植园主的一致要求，所以查克尔就成了他的信徒们的警钟：对巫师所采取的恐怖的死刑，将使他的追随者们不寒而栗。

对罪犯的判决定在尤姆博悬崖上，在那原本就令黑人们感到恐惧的山顶上。法官们认为，这对愚昧迷信的奴隶们必将产生所

需要的影响，彻底摧毁他们对奥比教威力的信念。

就这样，犯人被押到悬崖顶上，就如同一名新的普洛米修斯^①一样，被绑到那里。没有布置人看守，何况也没有必要。锁链和这种死刑本身所具有的可怕威力，就足以排除拯救查克爾的任何企图。几天之后，口渴、饥饿和兀鹰，就如同绞索和刽子手的大斧一样，定将准确无误地结束这一场悲剧。

数日之后，洛弗图斯·沃冈攀登上山顶，想亲眼看看这个不幸黑奴的结局。当他怀着好奇心，或者说是在一种极为强烈的愿望的驱使下，终于登到悬崖顶上时，他看见自己并没有估计错。在槟榔树的铁索上，挂着一副被白兀鹰啄食得净光的骷髅。它牢牢地固定在铁锈斑斑的索链上，所以没有散架。

洛弗图斯·沃冈没有一丝愿望在此多停留。这种恐怖的景象使他心灵震颤。他只瞥了一眼就匆匆地转身返回。但是，令他更为心惊肉跳的是——当他往山下走时，似乎看见了一个可怕的魅影，象是查克爾的幽灵，又象是查克爾本人，活生生的，安然无恙。

第三章 早餐

在一个美妙的五月早晨——牙买加岛上的五月同其他各地一样，美丽诱人——山中憩园宽敞的大厅里，响起了早餐的铃声。

① 普洛米修斯——希腊神话中巨人之一，他曾盗出神的火种传于人世。据神话所传，普洛米修斯受宙斯处罚，被锁在悬崖上，鹰啄食他的肝。（中译者注）

但是，大厅里除了五、六名刚刚从厨房里端着托盘和盛有各种菜肴的碟子走进来的黑人奴仆之外，暂时还见不到其他人。虽然，桌旁只放了两把椅子，摆在上面的餐具也分明表示就餐者只有两个人，但雪白的大马士革桌布上的珍馐佳肴琳琅满目，用餐者显然是显赫名流。这里有奶油白汁肉饼、醋渍香味鱼，有野味凉盘、鲑鱼肉，还有其他种种。餐桌中央摆着两个大盘子——一个里面是火腿，另一个是熏牛舌。

桌子上的点心有甜薯布丁、烤香蕉、小甜面包、炸面包片、蛋糕和甜马铃薯。倘若餐桌上没放着一套华美的饮用咖啡的餐具和不大的银闪闪的咖啡壶的话，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午餐，而不是第一顿早饭。况且，时间还早——钟刚刚打过九点——这也不会让人想到午餐。但是，不管这桌饭是为谁准备的，也足够丰盛的了。这里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豪华的餐具，品种繁多的菜肴——这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富有的牙买加种植园主的家里，已是司空见惯。

铃声刚刚停息下来，被召唤来的就餐者就出现了。一共是两个人，从大厅相对的两端走出来。

首先露面的是一位年迈的绅士，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面色红润。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黄色土布西装，从敞开的上衣里露出来的雪白的细亚麻布衬衫，布满了宽大的褶皱，宛若朵朵飞云。衣领是翻开的，脖子和剃刮得十分干净的红红的下巴都袒露在外面。从裤带上的口袋里垂下一条沉甸甸的金链子，一端系着一串图章和钥匙，另一端挂着一块旧式的大金表，白色表盘上的黑色字码十分粗大。金表的主人走进大厅之后，就掏出表来检查仆人工作的准确性。他在这些问题上严格苛求每个细节。

洛弗图斯·沃冈就是这副派头，他是种植园主，山中憩园的主人，调解法官和地区法院的庭长。他审视了一番餐桌上的美味